

让我们学会哭泣

——读贫文贤长篇小说《大梁村》

高建群

忠实先生去世九年了，寒来暑往，他的坟头上已长出萋萋荒草。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风行之后，好像激起了这块地面上的人们的文学热情。这一时节好多人都在试笔。

前几年有个白姓朋友，写了一部手稿，书名叫《白鹿原的儿女们》。书稿拿给我看，写得还不错，叙事清晰，人物形象也很鲜明。白姓朋友说，那白嘉轩就是他的先辈。忠实老先生病重住院，白姓朋友还请病中的他给书写了序。潦潦草草的字迹，写了一页半。这书现在还没出。他是政府官员，说是退休以后，才好出。

这不，这几天又有一位朋友，负姓，叫负文贤。从政经历和上面那位白姓朋友差不多，负先生已经退休，可以堂而皇之地出书了。于是他的长篇小说《大梁村》，付梓出版。

大梁村是白鹿原地面上的一个村庄，靠近白鹿原的东部边缘。这地方我还是比较

熟悉的。灞河的东南台地上，拥挤地扎着许多村子。这地方原来的地名叫狄寨原，又有个别称，叫灞上。台地的下边靠近灞河，还有个镇子，叫洩湖镇。不过自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出版以来，白鹿原这个地名十分响亮，原来的那些名字，倒退到次要位置去了。

我总疑心狄寨原地面，居住着许多鲜卑族后裔。西安周边，韩城一带，狄寨原一带，咸阳永寿礼泉一带，居住着许多鲜卑族移民。

大梁村是个小概念，白鹿原是个大概念。书中说的大梁村是白鹿原地面上的一个村子。不知道我这样概括对不对。而忠实先生的大作《白鹿原》中的那些渭河平原百年叙事，那些惨烈的历史场面，那些性格乖张的各类人物，当那物历史大朝夕过后，故事后来怎么样了，人物后来又怎么样了。

白鹿原还在，浐河灞河唱着千年不改的歌声依旧流淌，肥沃的土地上春种秋收两年

三熟。对这块土地来说，那些故事还在进行着，那些人物还在演绎着，不过换了一个平台，换了一道布景。

因此这部《大梁村》，它更准确的名字也应当叫《白鹿原上的人们后来怎样？》

是的，他们将重归于平庸和平实，就像脚下这块土地一样。

小说写了一群白鹿原上的人们生活，写了这块土地经历“土改”“大跃进”“合作化”“人民公社”“包产到户”“乡村振兴”等的变迁过程。主要反映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中农村社会的发展变化。每一个中国农村，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呀！

出版社推荐介绍这本书，与忠实老先生的《白鹿原》联系起来。我看封面上有一段话，用了“后白鹿原时代”的提法。这个评价还是很高的。

作者是亲历者，他是那个地方的人，大的历史事件他都经历过。他说他是放着胆

子来写的。因为这个题材在许多地方是禁区。能够顺利出版，说明作者对一些问题处理得还比较好。另外，从生活气息比较浓，能看出作者有一定的农村生活经历。不过较之陈忠实先生的《白鹿原》，我觉得《大梁村》的笔力还是弱了一些，人物性格也不够鲜明。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创作出来，有时是要靠运气的。

让我们学会哭泣，哭泣是一门学问。这是我最后想说的话。关中的男人一般不哭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不过真要趴在坟头上哭起来，那哭声会惊天动地。不过这哭也许不一定是为事主而哭，而是这男人偶尔触动了自己的伤心事。这情形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，叫“借别人的摊场，哭自家的恹惶”。

关中的女人善哭，哭起来像唱歌一样抑扬顿挫。送殡的队伍中，一群女人从丧主的家门口一直哭到坟前。哦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悲剧，那快乐只是短暂的插曲而已。

最美的风景在路上

——读《博尔赫斯与我一场邂逅》有感

孙 鹏

了觉悟。”“我唯一确定的是，遇见博尔赫斯之后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便再也不同以往。”

也许好多人不理解，试图改变一个人的观念何其艰难甚至愚蠢，绝对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。中国古人也讲过，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”。其实，这句话只是立场不同而已，如果站在当事人的角度，从内心去愿意接纳不断改进自身并形成自己新的观念的历程，本就是一个人成长成熟的必然。当然，前提是当事人对面是一位

智者——见识深远、聪慧贤达，所谓人生中的贵人，可遇不可求。

这本书的语言简洁而优美，充满睿智的句子随处可见，不时激起读者思想的火花。还有一点，这本书采用了一种很特别的叙事方式，就是适度。这种点到为止的适度，既让读者很松弛，又增加了神秘感，引起遐想无边，思绪万千。比如，书中描写大海景色：“天空是锐利的蓝色，鸟儿点缀其上，空气中弥漫着期待。”寥寥几笔，眼前的风景和人的心情跃然纸

扎根乡土的写作者

杨志勇

层峦叠嶂的大山没有阻碍他的精神追求，恰恰是这里的山水草木、风土人情，都成了他打开作家创作密码的一把把钥匙。他以敏锐的洞察力，深入挖掘作品中隐藏的乡土元素，以理性的视角解构和点亮了作家笔下的陕南世界。在剖析某部描写陕南农村变迁的作品时，他精准地指出作者如何通过老屋斑驳的砖瓦、田间地头劳作的农人、蜿蜒流淌的溪流等意象，构建起一个充满地域特色和时代印记的文学空间，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，感受到陕南土地的温度与脉搏。

评论对作品而言有其重要的审美挖掘与展示意义，助推扩大作品社会影响力。在他的用心解读与推介下，许多原本鲜为人知的陕南作家及其作品，走进了更多读者的视野，获得了应有的关注与认可。而他所写的每一篇读书评论，都是建立在熟读作者作品之后，用文学理论做支撑、用心血和智慧凝结而成的，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与鉴赏性，不仅鼓

励了作者，更为引领读者阅读、增强理解有了一种客观的指向性。

常言道：“作家要深入生活、体验生活。”而叶柏成本身就处在火热的生活之中。在人人追求“诗与远方”的当下，而他就一直生活在“诗与远方”的世界之中。如此，对于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来说，他的胸中必然经常激荡着诗情画意，诗便便是自然而然的事。他写作出版的诗歌集我读了，洋溢着浓浓的乡土色彩，饱含着对乡土炽热的爱与眷恋。比如这句诗：“麻柳的月光/是母亲纺车上的棉线/缠绕着游子的思念”，质朴而深情，如同一股清泉，缓缓流淌在读者的心间，尽显陕南乡村独特的韵味与风情。许多读者因为读了他的诗歌，对麻柳镇心生向往，纷纷慕名而去，想要领略这里的自然风光、风土人情，聆听美妙动听的紫阳民歌，品味独具神韵的盖碗茶。

后来得知他在单位经常写材料，还写新闻稿，我就有些惊讶，这不就是大家常说的

以诗意的笔触呼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

——读吴昕孺儿童小说《牛本纪》

胡忠伟

画面和谱又生机盎然，一下子把读者带入了童年放牛的生活情境之中。书中每一个章节的标题清晰明了，言简意赅，从“牛出生”“牛亲近”“牛角斗”，直到“牛逃亡”“牛本事”等，内容一气呵成，环环相扣，引人入胜。吴昕孺把主人公小五和他的牛伙伴“皇帝”从相识到相伴相依，再到最后分离的故事，写得温暖、自然、充满了感人力量。

读到后面，我们自然会与小五产生共鸣，“皇帝”不能被大人骗，即便是动物，也应该有自己的尊严。最后小五选择放走了“皇帝”。小五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古树爷爷教给他的歌谣，直到无力再唱。这一幕深深打动了我，一个少年与一头牛的纯真美好的记忆，在小五的心里不可磨灭，在作者的心头亦是如此。

吴昕孺写牛，也在写小五的成长历程，实际是在写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的关系。牛是牛，也非牛，它可能是一段宿命，也可能是小五的成长映射。每个人都是小五，每个人也都是牛，一开始狂野、执拗，不愿被规训，到后来要么被驯服，要么仓皇奔命。吴昕孺借助小说手法，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的人生大课，为我们进行着生命观的教育：《牛本纪》真实再现往昔乡村的宁静和美好，它呼

写下这个题目，要介绍的人物是陕南紫阳县的一位基层干部，以我的角度应该称他为“一位基层作者”。他的名字叫叶柏成，笔名叫“陕南瘦竹”。他写诗歌、散文，也写读书评论，在单位写材料，也写新闻稿，长期工作在秦巴山区农村，如果用一句话中肯地概括，他无疑就是“扎根乡土的写作者”。

我在每天的编报工作中要阅读大量的来稿，遇到好稿子总是令人眼睛一亮，甚至欣喜不已。叶柏成作为一名基层的作者，引起我关注的是他近年来写作的大量读书评论文章。从他的文章中，我了解到他不仅阅读写作名人名著的读后感，更多的是阅读写作当地作家作品的读后感，不管评论谁的作品，他都倾注了热情 and 真诚。因为有着相同经历，让我特别感动的是，他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没有消磨光阴，而是热爱生活，坚守精神追求，坚持在业余时间读书写作三十多年不间断、不松懈，于是让我在心理上对他有了自然地亲近之感。

秦巴山地像铺陈在大地上的一块皱褶布，乡亲们的生存环境并不优越，充满了各种艰难的挑战。而这里的环境正好修炼了叶柏成一颗不浮躁、不势利的宁静之心，让他能够潜心读书，观察生活，体验生命，深度思考。



作家吴昕孺，1967年出生于长沙，1985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，开始了文学创作。早期为“新乡土诗派”的骨干，后来涉足散文、小说、评论诸门类，出版长诗《原野》、少儿小说《牛本纪》、长篇小说《君不见》等20余部。他的诗歌创作充满童心童趣，情感饱满，尽显书生气质。他有一首诗写《声音》，以儿童的视角，写了从清晨到傍晚所“听”到的各种“声音”：太阳出来的声音，鸟儿振翅的声音，河流拐弯的声音……都是美好的声音。还听到了“妈妈头顶，头发悄然变白的声音”，这是这首诗里最令人惊心动魄、令人叹服扼腕的句子。其他的声音任谁都听得见，但妈妈头发悄然变白的声音，唯有最爱妈妈、最恨时间无情的赤子才能听得到。悄然本无声，无声又被听到，视觉通感为听觉，十分符合孩子对事物的直觉方式，饱含着诗

陕西渭北平原的深处，卤阳湖静静地躺在时光里。这片曾经滋养过秦汉王朝的盐泽之地，如今被现代工业的履带留下新的痕迹。在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碰撞的地方，卫建宏用《漫泉咏叹》和《卤阳湖畔》两部散文集，完成了一次精神力量的喷发。他把矿山的轰鸣、故乡的云霞、人生的体悟写成质朴的文字，像地壳深处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。这两部作品，正是这种精神力量的结晶，映照出当代中国基层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。在事业和写作的相互促进中，卫建宏完成了对自己生命的双重书写，文字里有一股从生活深处涌出的热力。

《漫泉咏叹》以卫建宏童年记忆中的漫泉河命名，这条贯穿他生命记忆的河流，流淌着四季更迭的自然景象。高原上的柿子树红得像火，六月的合欢花飘着香味，枸杞在阳光下闪着玛瑙般的光。这些文字不是旁观者的风景描写，而是游子对家乡的深情凝视。当他写家乡那棵老槐树，或是白龙涧的流水时，笔下流露出的乡愁已经超越了一个人怀旧，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《华阴卫氏》《找寻祖籍地》等篇章，把家族故事融入地域文化，让个体生命有了历史的纵深感。在故乡的脉络里，他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根源。这些具体的描写，不仅唤醒了感官记忆，还把农耕文明的诗意留在了工业时代的背景上，让消逝的乡村图景在文学中定格。

《卤阳湖畔》则更加凸显了卫建宏创作的双重特点。书里的“那年那月”记录着土地深处的真情，“思创留痕”闪烁着思想碰撞的火花，“耕耘（盗火者）”见证了他为职工文学倾注的心血，“风尘仆仆的小村落”铭刻着他的足迹和历史的烟云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“耕耘（盗火者）”里的22篇文章，这些为企业内部刊物写的文章，不是官样文章，也不是宣传材料，而是一位基层文化工作者对劳动价值的真诚礼赞。在《持续做好一件事》中，他坚守职工文学阵地；在《做精神的富有者》里，他为企业文化发声；在《让耕耘成为生活的主旋律》中，他倡导把工作当回事，活出个样子。这些文字弥合了管理者 and 劳动者之间的鸿沟。矿山深处的地火，被他转化为温暖人心的精神火炬。

卫建宏对卤阳湖的书写很有象征意义。《卤阳湖在觉醒》不仅是一篇地理志，更是一部心灵史。他生在湖畔，长在湖畔，年少时想逃离这片干涸的土地，中年后却在乡愁的驱使下重返精神家园。当他考证卤阳湖的历史变迁，把“死湖”写活时，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游子站在故乡的地平线上，与自己的童年和解。这种情感的复杂性，正是现代中国人在城乡巨变中普遍经历的精神旅程。我们既渴望远方的机遇，又难舍故土的根脉；既拥抱工业文明的进步，又怀念农耕文明的温情。卫建宏的独特之处在于，他没有把这种撕裂浪漫化，而是通过文字使其获得审美救赎。当工业齿轮碾过传统乡村，卫建宏却从矿山的褶皱里发现了诗意。《矿山的女人》赞美女性在阳刚、粗犷充斥的乌金世界里所点缀出的斑斓色彩；《澄合人的福祉》记录煤矿社区的人间烟火；《渭北这片热土》把地理空间转化为精神原乡。这种双重文化视角使他的作品既有泥土的芬芳，又有机油的质感。当合欢花飘香的六月遇上井下综采面的轰鸣，当老槐树的年轮映照矿工脸上的皱纹，一种属于当代中国的新型乡土文学便悄然诞生。它不同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牧歌，也不同于柳青记录的创业史诗，而是后工业时代劳动者自己书写的生存美学。

卫建宏的散文世界，始终弥漫着一种真诚的品格，这种真实在书写亲情时尤为动人。《给儿子的一封信》中，没有居高临下的训诫，只有平等的对话和温暖的期许。《父亲》一文仅用千余字，就勾勒出位关心农民平凡而坚韧的一生，让人感到心暖。父亲辛苦了一辈子，刚要享福却匆匆离世。那路在坟前的忏悔与思念，道尽了中国式父子关系中未曾言说的爱。这种情感张力同样流淌在《同学情谊》的细节里，那些病榻前的慰问品与家常话，被赋予了文学的光芒。生活的尘埃在他笔下不是遮蔽物，而是被阳光穿透的介质，折射出生命本真的光芒。这样的微观叙事，使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情感共鸣，让被现代生活解构的传统伦理在文字中重获尊严。

在文学形式上，卫建宏散文“以小见大”，以简驭繁，简练凝练”的特点非常明显。《卤阳湖畔》共收录74篇文章，长的两三千字，短的只有几百字。读卫建宏的散文，常被一种温暖的矛盾感所触动——管理者与文人、工业与农耕、理性与诗性这些看似对立的气质，在他笔下获得了奇妙的和谐。在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，他坚持守护精神家园的灯火；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，他用业余时间笔耕不辍。这种坚持并非悲壮地抵抗，而是如他在《持续做好一件事》中所倡导的——把耕耘当作生活的主旋律。当这种能量通过文学喷涌，便产生了惊人的转化力——把漆黑的煤炭转化为光热，把沉重的劳动转化为尊严，把个体的乡愁转化为时代的集体记忆。

读完《漫泉咏叹》与《卤阳湖畔》，那些源自卤阳湖畔的思绪，那些被矿山地火淬炼的文字，最终在卫建宏的笔端汇聚成一条精神的河流。他的创作最珍贵的价值在于打破了“写工人”与“工人写”的二元区隔。他不是站在高处俯视矿区的知识分子，也不是仅凭本能书写的业余作者，而是以双重身份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。这种统一使他的文字既有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度，又有劳动者的生命质感，在当代中国文坛构筑起独特的审美坐标。

当工业化浪潮席卷大地，当无数人在时代变迁中迷失方向，卫建宏的文字就像一盏矿灯，照亮了来路与归途。他们让我们看到，那些看似被时代洪流淹没的乡土温情，那些在机器轰鸣中被忽略的生命吟唱，从未真正消失。它们只是沉潜至心灵更深的地层，如同卤阳湖封存的水脉，如同矿山深处的地火，终将在某个被文字击中的瞬间，重新喷涌而出，温暖我们日益荒芜的精神原野。卫建宏的精妙之处在于用文字保存了这些即将消逝的“精神地标”，让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情感地质层得以完整保留。

当合上这两部散文集时，耳畔仍回响着卤阳湖的风声与矿井深处的轰鸣。这些声音交织成独特的时代和弦，而卫建宏的文字，正是记录这时代的珍贵乐谱。它证明在机器与数据的时代，人心的温度依然可以点燃乌金，精神的矿脉依然储藏于我们脚下的土地，只待某个诚实的书写者将其唤醒，让那喷涌的地火，永远照亮人类回家的路。

王 飞